

皇漢醫學叢書

伤寒之研究

中西惟忠 著

皇漢醫
學叢書

伤寒之研究

人民衛生出版社

出版者的話

我國醫學，遠自公元六世紀已開始傳入日本。此後，歷代以來，日本又不斷派遣留學生到我國專門學習我國醫學。這樣，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的醫學，幾乎完全與我國醫學相一致；即在「明治維新」以後，有關中醫中藥的著作，也是繼承我國醫學思想體系的。因此，在今天看來，這類著作，對進一步加強學習與研究我國醫學遺產，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皇漢醫學叢書」原書，係輯自日本人所研究的中醫、中藥著作，初版於一九三六年發行。現為適應社會需要，本社決定重予出版。惟原書係合訂本，卷帙過大，不便選購。今為便利讀者閱讀，在形式上盡量利用原有紙型，不作大的變動，祇精簡其一部分參考價值不大的著作，其餘一律改為單行本，以符節約和實用的原則。

本書因係日本人的著作，書中除了有如稱我國為「漢土」、「彼邦」，稱中醫藥為「漢醫」、「漢藥」等一類不適宜的辭彙外，尤其是有許多觀點，不符合今天的要求。這是由於社會制度不同和著者受歷史條件的限制所產生的。因此，希望讀者要端正觀點，用科學的批判態度來閱讀和研究，以作為一種輔助學習的資料，而更好地接受祖國醫學遺產。

傷寒之研究目次

卷一

題名辨	一
自序辨	五
脈法及平脈法辨	六
傷寒例辨	一〇
瘧濕喝辨	一一
汗吐下辨	一三
卷二	
寒五名	一五
三陽三陰	一六
傷寒中風	一九
合病併病	二一
冒首	二五
正屬	三〇
脈候	三〇
熱五道十二名	三三
惡寒三道	三六

卷三

頭痛頭眩各二道	四〇
嘔吐各二道 附嘔	四二
咳喘各二道	四六
卷三	
疼痛二道	五一
煩躁四道	五三
汗二道 附發汗之辨	五四
消渴四道 附承氣白虎之辨	六〇
腹滿二道	六四
腹痛二道	六六
燥屎宿食八道	六八
瘀血二道	六九
下利六道	七一
厥二道	七四
卷四	
日數	七九
挈因命證	八一

方證互略·····	八三	榮衛·····	一三三
方從表裏·····	八五	虛實·····	一二四
數量·····	九一	死生·····	一二六
加減法·····	九三	三權·····	一二九
服法·····	一〇九	仁術·····	一三〇
卷五·····		古今方·····	一三三
藏府三焦·····	一一九		

傷寒之研究卷一

題名辨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醫藥之道。蓋昉於農黃氏云。素靈二書。雖名於黃岐氏乎。非實有其聞而實爲之對者也。惟於行文之間。假以爲之體裁。猶後人設於或問以明義於答也。不知其出于何人之手耶。醫之稱農黃氏也。亦猶道家之稱黃老。惟神其所由耳。素靈固非黃岐氏之所撰也。農黃氏邈矣。尙書之肇于唐虞也。學者必考信于此。則素靈之果成于黃岐氏耶。先于尙書。年世其幾何。雖道之不同。而文辭之不相肖。其何太遠也。說者以爲先秦之僞撰。或以爲六朝之辭氣。此皆似有所見者也。乃今審其文脈。固不能升於六朝之上。然猶可考于今者。雜存乎其間。則非可全廢也。蓋當其撰之之始也。幸有古語之傳者。且補綴。且敷演。首之尾之。羽之毛之。以成其篇而已。故今將欲讀其書。以考信于此。豈可不善擇哉。夫醫者事之爲也。爲之存於人。存於人之故。必俟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往昔之於事之爲也。不傳之書。而傳於言。是以史之所載。雖有和緩俞附文摯扁倉之輩。徒稱其名。又何有其事之爲之可考其書于今哉。如八十一難。傳云扁鵲之所述。雖

然。史記無作難經之言。或云吳呂廣之所僞撰。然則其非正書審矣。又何可考之于今哉。當秦之時。雖坑儒焚書乎。醫幸免其厄。則其書不可不全傳也。而今素靈及八十一難之書。既已如此。則醫之於古。傳之於書者。固希。醫之於古。果不傳之書。而傳於言也。然則其適傳之於書。亦必其禁方。而非其道之盡于此者也。何以觀其術之所爲者。故非俟其人而口授面命。則必有所不盡焉。如長桑君之於秦越人。豈不然耶。當西漢之時。儒術承焚坑之餘。而惟醫循其舊爾。然則其書之不可傳者。儒也。而及全于儒。其書之可傳者。醫也。而不全于醫何耶。此其始所有也。故雖已焚乎。匿於彼。藏於此。猶得其全。其始所無也。故雖免厄乎。本無可匿。又無可藏。何以得其全。豈非其傳于書者。固希哉。及東漢之時。有張氏仲景者。身爲長沙太守。好修方技。稽往昔之方法。集大成以建之規則。號曰傷寒論。傷寒論者。方術之傳于書之創也。方術之傳于書者。獨創于張仲景氏。而其可考于今者。惟是而已。故傷寒論者。萬世之規則也。是以竊比之於作者。稱長沙醫聖。以爲方法之祖也。又有金匱要略及玉函經。私疑其云金匱。云玉函者。本是傷寒論之美稱。而非有此二書也。既比其人於聖。則亦不得不比其書於金玉也。仲景氏之所傳。惟是傷寒論而已。傷寒之於論。莫適非變。愈適而愈變。是以遂及于雜脈證也。後人不辨此之旨。謂必當別有論。

雜病之書。然奈其無有何。因幸有金匱及玉函之稱。剽竊其及于雜病者。於論中。繼之以附會。此其書之所以僞撰也。且王燾氏之纂外臺祕要方。引金匱要略之所載。皆以爲傷寒論。則此時猶未有要略。其果成于唐以降者。益足以證矣。因此而觀之。仲景氏之所傳。惟是傷寒論而已。雖然。年逝世更。傷寒論亦既非仲景氏之舊。乃今之所傳。出于晉太醫令王氏叔和。當是之時。簡冊之散軼也。憂其遂亡滅。輯集以流之于世。叔和氏之撰次斯論也。雖固無意于攙入其言。以紊其真。而未始上之於黎棗。而公行于天下。則其後之殘缺錯亂。固已太多。而旁發其所窺之意者。展轉謬寫。而混淆正文。以致後人之迷眩亦已不少。夫仲景氏之所載而傳者。往昔之方術也。乃其於脈證。有名有數。與其行文之法。固不與後之方書同其撰也。藉使叔和氏。溷之以其似者。玉石本自有分。又何患其磊砢乎。於是觸類推例。邀之於交互。而臨於左右。拆句頌章。爲之段落。則知脈證之具于名數。與其行文之法。果不可同後之方書視之也。然後流耀而含英。乃珠乃玉。如眎諸掌上焉。又何眩曜瓦礫乎。夫脈證者。方之所之也。而術之於變化。未嘗不循其轉機焉。仲景氏之所以規則於萬世也。脈證之於轉機。不可素度也。惟仲景氏能度而察之。察入神焉。處方之於變化。不可素定也。惟仲景氏能定而應之。應致妙焉。神之與妙。體之於我。而後仲景氏

之術。可得而臨于今矣。故欲修仲景氏之術者。此之不可不務焉。欲務于此者。不可不由于規則焉。仲景氏之建規則也。統邪以寒矣。歧爲五名。而有內外焉。有輕重焉。陰陽以辨內外。風寒以析輕重。陰陽各三。而其相交者爲合。其及者爲併。繫之于三陽。盡其變態百出焉。是爲三陽三陰也。陽曰浮。陰曰沉。風曰緩。寒曰緊。或數或遲。或滑或澀。以候內外。以診輕重。是爲脈之分也。熱五綱而十二名。惡風寒爲三道。頭痛頭眩。嘔吐喘咳。疼痛腹痛。腹滿瘀血。及汗之與厥。則各二道。而消渴之與煩躁。則各四道。燥屎宿食之一而爲八。下利之二而爲六。精而曰虛。邪而曰實。實爲讞語。虛爲鄭聲。有正焉。有屬焉。是爲證之別也。或先脈而後證。或先證而後脈。脈或兼證。證或兼脈。插以例之辭。於前於後。挈因命證。方證互略。枉而還之。隔而接之。是爲行文之法也。夫邪之雖一乎。殊內外。異輕重。爲三爲六。自百而千。千轉萬移。莫有窮極。始于傷寒。而終于雜脈證。脈證之具于名數與其行文之法。莫不該備而盡焉。此仲景氏之所建。而萬世之規則也。自非其入神致妙。烏能至于此哉。不可不由以審焉。往昔之方術。儼然可臨于今者若此。藉使叔和氏廼似者於其間。又何所眩曜。失其真者乎。若徒說脈而遺證。論證而闕方。且追且搜。不中繩墨者。此不直叔和氏之爲也。出于其末流之手。亦未可量也。余於是乎擇以斥之。乃余之所類而例也。所

擇以斥也。名數之與夫行文之法。舉以辨之。推以正之。所以有辨正之著也。辨正之於著。明於名數爲先務。所以有名數之解也。此二者。皆所自玩也。何必示之於人。若其示之。必罪余爲拘縛章句爾。雖然。二千歲之下。人與骨皆已朽。所恃者章句。不恃章句。將何所折衷乎。縱令我獲拘縛之罪。固所不辭也。或者同僻之士。有一取乎我其愉快。亦所不期矣。

傷寒也者。爲邪所傷害也。謂邪而爲寒。蓋古義也。故寒也者。邪之名也。而邪之傷害人。最多端矣。雖其多端矣。約之則不出于三陽三陰焉。三陽淺深之狀也。三陰緩急之態也。約此六者。則不出于陰陽焉。陰陽內外之分也。約此二者。則不出于風寒焉。風寒輕重之別也。統此二者。則不出于一寒焉。寒也者。邪之名也。而邪之傷害人。雖多端矣。約之於三陽三陰。以統於一寒也。如此。夫惟統之也。一寒而已。題之所以命曰傷寒也。而其所以命曰論者。蓋論也者。論定之義。與論語之論略同。而非議論之論也。預舉事形。稽諸古訓。而斷之方法。以供他日之用。此之謂論定也。乃今傷寒之於方論。預設病狀。而具之處方。義亦相似矣。題之所以命曰傷寒論也。

自序辨

古之人既能修之於我。而究其極致。則著書以述其意也。未必顯於當世。而期之於身後也。後之人頗有所窺乎。或發其指歸於卷端。題以爲序。

所以題以爲序者。蓋擬詩書之題序也。是故在秦漢以上。雖有諸子百家。而未嘗聞自序其書也。莊周之於天下。其爲之似乎未嘗言序也。司馬遷之於史記。自爲之序。則不啻似之已。雖然。其次之於卷後。而謂之傳者。自有其旨。豈類于後之題序乎哉。至乎輓近。急於希售。是其自序之所以昉耶。而今仲景氏之自序于卷首者何耶。竊尋其文意。脈理不屬。且其言曰。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證辨。爲傷寒雜病論。乃今質諸終篇。未嘗有本于此者。或似于此。固無足信者矣。至他如五藏府俞。經絡陰陽。及人迎趺陽。三部九候。明堂闕庭等之言。亦皆不與本論相愜也。而其不出于仲景氏之手矣。是必後之黠者。不推仲景氏之本旨。僞擬以欺人者耳。且夫素難之果成于東漢以降乎。豈可復與仲景氏之言相愜乎哉。

脈法及平脈法辨

辨脈之法。及其平脈之法。蓋出于王叔和氏也。王叔和氏之於脈診。蓋獲之於天性耶。乃其所著之脈經若干篇。獨極其精微焉。而凡二十有四。分爲七表八裏九道也。配之以三焦五藏六府。三其部位。九其診候。以眎病應。以推生剋。權虛實。察死生。纖細密悉。莫所不臻矣。此自非獲于其天性。烏能至于此乎哉。獨得之道。非所以覺之于他人也。張仲景氏之於脈法。

則獨不然。曰在陽則脈浮。在陰則脈沉。大抵浮沉以統之。緩緊遲數滑瀉。相差以係之。故浮沉陰陽之位。而陰陽疾病之位也。而緩緊遲數滑瀉。悉係于浮沉。於是乎或陽或陰。先定其位。而後輕重緩急之機。觀於其所屬。則可以攷矣。不特此而已。須與證相愜。不苟誣於我。此之爲善攷而善盡矣。惟仲景氏之脈法爲爾。仲景氏未嘗分七表八裏九道也。未嘗配三焦五藏六府也。未嘗及三部九候也。本論之中。其或僞及三部陰陽乎。既繫于仲景氏之本旨也。辨詳于脈候篇。夫仲景氏之脈法之概若此。又烏可以叔和氏之脈診混之乎哉。叔和氏之獨極精微于此也。私淑于張仲景氏也。竊尋其心曲。本當無意乎混之于此。使人眩惑也。惟以其天性之獲于脈診。或至于本論得意之處。旁發其脈法。將以試己之技耶。烏知後人之不謬寫而遂傳于今乎。夫然。故欲讀仲景氏之書。而修其術於我者。不可不擇焉。擇之有差。不於理而必於事。事存乎辭。而辭之愜事。事之愜人。可取以臨矣。是之謂善擇也。若其於理也。不徒不得乎辭。既不愜事。又奚愜人矣。是之謂不善擇也。今夫如辨脈平脈二法。則不得不與本論相乖也。且如其大浮數動滑爲陽。沉瀉弱弦微爲陰。似則似矣。雖然。陰陽本是表裏之統名也。沉浮陰陽之位。而緩緊遲數滑瀉悉係焉。則其以大動爲陽之位。以瀉微爲陰之位。猶可。數滑之不可一爲陽也。弱弦之不可一爲

陰也。其謂之何矣。夫數滑弱弦。相與係之于陰陽。以差之者也。而今一之於陽。一之於陰者。此蓋一種之陰陽。而非仲景氏所取于表裏之統名者也。如本論曰陽浮而陰弱。曰陰陽俱緊。曰陽脈經。陰脈弦。皆謂疾病之位。而不謂其所候之處。則又與彼背馳矣。同是一陰陽也。於彼如彼。在此如此。何其無定準也。而後之言脈之陰陽者。或以尺寸。或以浮沉。乃其所謂浮沉者。不以其人。而以己之指也。以指之故。加之以中。嗚呼。是何其言之謬乎。浮沉本是陰陽之位。而自存乎其人。豈可求之於己之指乎。其所謂尺寸。亦惟一脈一動。而無有異也。脈之於動。本是一身之活機。而其所由起。在于臍中。所謂腎間之動是也。而謂起于臍下非矣。上自頭頂。而下抵于四末。莫所往不到焉。莫所遠不逮焉。此乃人之所以生也。夫一身之活機。既起于臍中。頭頂而四末。莫所不到而逮。則其於動也。雖欲不一焉得乎。況於尺寸之脈路。出于同一乎。惟少陰與趺陽之來應。低昂少異爾。此其以脈路之所纏繞而來之別也。亦惟自存乎其人。豈可復求之於己之指乎。尺寸亦惟一脈一動。而無有異也。藉令據尺寸及浮中沉等之說。則如陽浮陰弱。陰陽俱緊。爲尺寸可。爲浮沉亦可。而其名于表裏。終不可見也。如陽脈陰脈。惟尺寸可言。而浮沉不可。二表裏不可見也。何則。陰陽本名于脈焉者也。名于脈焉者。卽名于疾病焉也。非名于指焉者也。若乃脈

之於浮沉。自存乎其人。則指之切之也。不敢不從之也。惟脈不爲指之浮沉。指能浮沉於脈乎。因是觀之。陰陽之爲說。或尺寸。或浮沉。紛紛乎不知所適從矣。然則陰陽之義。將何之取乎。夫陰陽表裏之統名也。寒熱陰陽之分也。浮沉陰陽之位也。風寒輕重之別也。緩緊風寒之析也。是故表爲陽。裏爲陰。陽曰熱。陰曰寒。浮則陽。沉則陰。風寒繫焉。緩緊屬焉。於是乎緩緊之爲風寒。風寒之爲輕重。或浮或沉。熱乎寒乎。惟陰陽爲統之矣。故曰陰陽表裏之統名也。夫既浮沉之爲陰陽之位也。所謂陰陽俱緊者。獨似可言也。陰陽之果不在于指。而在于脈也。繫浮沉於緊。則其陽其陰。足以辨其位矣。乃言陰陽。而浮沉自在其中也。且緊之爲脈。浮沉相差以係之也。故曰陰陽俱緊。此獨似舉其概而例之者也。是之爲陰陽之辨矣。叔和氏之于脈診。雖獨極其精微之若彼乎。於仲景氏之脈法。其不相依也若此矣。此固其所建之不同也。以不同而欲同之也。豈其不乖乎。故欲讀仲景氏之書。而修其術於我者。不可不善擇焉。已而善擇焉。則仲景氏之脈法。彰然如指諸掌也。又何從叔和氏之脈診矣乎哉。叔和氏之獲之于天性。而能至于此也。吾之固所不能也。雖吾之已所不能乎。人又或能之也。至其能之也。豈讓乎叔和氏乎。若乃辨脈平脈二法。則脈經之餘論。而叔和氏之金科玉條也。又何取乎仲景氏乎。仲景氏之脈法。既具于本論。當

就而審焉爾。且叔和氏果無意乎混之于此使人眩惑也。雖余之所取舍之若之也。亦豈多恨矣乎哉。

傷寒例辨

傷寒之例。蓋亦出于王叔和氏也。其所據而例。肇于陰陽大論。旁及素問八十一難。加之以其所窺。此獨契于題序所謂撰用者耶。如其所謂傷寒溫暑。及時行疫毒冬溫等之別。非不纖悉。如大左於仲景氏之所論何。又獨以傷寒爲觸冒冬時嚴寒之病。則如春夏之病何。於是乎至有春溫夏熱之說也。又云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也。非其時而有其氣。以病人者。名爲時行疫毒。此豈謂盡無之乎。雖然。按斗曆占之之法。吾是之未能信矣。乃索之於本論。未有愜于此者。蓋張仲景氏之所論。風寒皆邪之假名。而輕重之別已。寒之所以爲重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風之所以爲輕者。以其不若寒之太甚也。故風寒皆假以名于邪者也。夫既有風寒之名。而未見其形。於是乎假陰陽以形其內外。內外旣形。而未得其狀。於是乎分其陰陽。各以爲三。以狀其大體。大體旣狀。而猶未委曲。於是乎三陽三陰。各委曲其脈證。千狀萬形。莫所不至焉。然後內外輕重之脈證。委曲于此。則何更問四時。而後處之。是故不但觸冒冬時嚴寒之病。雖溫暑及時行疫毒冬溫。求之於脈證。則莫不悉具于其中焉。洽彌于四時。因是而觀之。方

仲景氏之時。未有春溫夏熱。及時行疫毒冬溫等之別也。推之於六氣。而命之名。以別之者。蓋亦昶于叔和氏也。人之生於天地之間。誰不受其氣。則推之以六氣者。不爲無其理也。雖然。病之與人俱活。不可推之以理者。固衆。縱得之於理。惟在其變態。而不一乎邪。自外自內。何離乎陰陽。或輕或重。何出乎風寒。亦各有其脈證具。則雖變態之千萬乎。必求之於脈證。隨以處之。其又何乖也。仲景氏之於術。不問四時。而取于一邪。千萬其脈證。而極其變態。能極其變態之故。又遂之于雜脈證。奚獨傷寒也。夫如此也。則春溫夏熱。及時行疫毒冬溫等之別。固不足據矣。況於按斗曆占之之法哉。且夫仲景氏之所論而博也。內外輕重之脈證。千狀萬形。往乎來乎。靡往非例焉。靡來非例焉。既而委曲于此也。又復曷須傷寒之例。且其例中顯言搜探仲景舊論。且于金外臺諸書。亦多引之。爲叔和之語。得傷寒之例之出于叔和氏也。益足以證矣。然則此固叔和氏之例。而非仲景氏之例也。何以與本論相愜矣。傷寒之例。亦豈足據哉。亦豈足據哉。

瘧濕喝辨

瘧濕喝之於脈證也。曰傷寒所致。復曰與傷寒相似。抑此何言哉。既曰太陽陽瘧濕喝。太陽病之外。豈復有所謂瘧濕喝者耶。若必爲傷寒之所致。則其爲相似者果非耶。若必爲相似者之果是耶。奚翅瘧濕喝。奈霍亂及

等之相似何。此獨何以遺于此耶。傷寒所致太陽六字。果不可讀矣。彰彰乎明哉。出于後人之爲也。夫仲景氏之統脈證也。惟是陰陽而已。已而千狀萬態。莫所不盡焉。是以不外于奔豚結胸。火逆水逆。發黃虻厥等。豈惟痙濕喝之別論哉。有金匱要略者。分部設門。以論雜脈證。而痙濕喝爲始。此蓋後人謬讀傷寒之論。謂惟論觸冒冬時嚴寒之卒病。則必有論雜病之書。於是搜取其散落者一二於諸家。未足以成篇。因又剽竊論中及雜脈證者。僞撰以爲金匱要略耳。何以明金匱要略之爲僞撰也。痙濕喝皆冠以太陽病三字。此當其剽竊之時。猶循其舊。忘削去三字。而獨削去其論中之原文。太陽下篇。風濕二條。亦剽竊之。而忘削去其原文。幸足以辨其本旨矣。因此而觀之。痙濕喝本自在於太陽篇者。彰彰乎明哉。且傷寒論有中風。金匱要略亦有中風。名同而病異。此以一而兼二耶。太陽有奔豚。少陰有下利。爲詳且盡。而亦復載焉。此右取而左忘耶。取唐以降之方。附之各門之後。此前知身後數百年耶。藉令仲景氏之聖。亦豈若此其明乎。其他複出之與其容疑焉者。不可指數矣。誰謂金匱要略之非僞撰耶。其曰傷寒所致。復曰與傷寒相似。別而論之者。非仲景氏之本旨。豈不彰明哉。雖然。觀乎傷寒論有小建中湯。無大建中湯。大小半夏湯。及越婢湯等之特具于金匱要略。則仲景氏之遺方。不爲不存于此。金匱要略之不